



观察

群注定寂寥：神奇的数字4

陈武

斌斌姑娘

生活方式

以前你不懂，我嫌你土；现在你不懂，我开心就好

豆瓣小组有一个生活分类，大概可以描述城市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基本款的有养宠物、做手工、护肤、跑步、做饭、烘焙、旅行、进阶版的有缝纫、开咖啡馆、学乐器、装修。但无论爱好与天赋，有一个事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买买买！买包、买鞋、买吃的，原单、代购、团购，细分小组繁多，组员活跃。

稍加分析，这些美好生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花钱，还要花得不落俗套。近年来，消费升级的呼声一直不停，无论是商家还是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人，都对怎么花钱有着很强的进取心。近日公布的2016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北京、浙江排名前三，上海和北京超过4万元。这4万元零花钱怎么花，消费者急，商家也急。

沈铮创办了一个家居电商的App，号称要全方位服务于中国年轻人理想的居家生活。以前大家买特别贵的东西时，有很强的炫耀心理和攀比心理，而现在的年轻人更趋于内向需求。以前如果你不懂，我嫌你土；现在如果你不懂，我无所谓，自己开心就好。沈铮说，于是，就能理解一个不以烧烤为主要烹调方式的民族为什么会烤箱燃起了热情，因为自己开心啊。

上一代人认为，消费升级的方向是指向奢侈品，其实这属于非必要消费，因为买完之后可能日常都用不上；但这一代年轻人的消费升级是选择日常消费品中的精品，按照流行的说法，就是对品牌的宽容度变高了。比如，以前只会为一个指甲刀支付5元，现在可能因为它更好的品质而愿意付50元。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日本经历了一次完整的消费升级，或者可以看成当下中国的一个剧透。最典型的现象是，当时东京的女生们想尽办法买包，不开心要买，开心要买，发工资要买，信用卡透支也要买。姑娘们说，包上有我的名字；另一个现象是，全日本的人都试图在这个世界上相对安静、生活环境好的地方找到自己养老的地方，他们最终选择了夏威夷。

如果把中国现在的消费情况和当时日本的数据图作对比，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日本从满足温饱到消费升级，花了100多年，而中国只花了30年，这个过程中，中国显得有些慌乱。

某生活方式品牌CEO赵俊说：消费升级过程中最大的一种现象是，人们可能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疯狂的消费也促生了繁荣的创业。现在市面上以生活方式为主打的创业公司众多，目标人群多为85后和90后，他们有钱，也愿意花，很多上一代人没想过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变得非常必要。

赵俊说：风投、电商、创业者，大家都在找消费者想要什么，甚至走上了一些歧途，比如过度小众化，过度突出个性，过度在意设计而忽略实用。

现在的消费领域中，有几个有趣的思潮：一种强调生活美学，概括来说，就是午后阳光下，米兰昆德拉，雪纺窗帘底，觉得自己美美哒，至于具体有什么用，不重要；一种强调时尚，设计出来的衣服只能在T台上秀，离日常消费还有距离；还有一种是服务信息和实用信息，离消费者最近。最后一种，就是创业者要盯住的市场。

沈铮说，对生活方式的创业者来说，有几个实在的好消息：

一是消费的场景化。比如，小时候爸妈做饭属于家务，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里做饭，导致厨具销售火爆。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做完饭一般还会拍照。做饭的分享价值有时候甚至比食用价值更高，在其中收获满满的愉悦感。

二是消费出现了新的品类，举个例子，烤箱，这在爸妈的厨房中是不会出现的。

三是消费品质的追求，消费者永远希望现在使用的东西比以前的好，这种心理永远不变。

本文多次提到烤箱，只是因为，朋友刚在双11剁手买了一个，虽然前期投入不多，但可以预料到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源源不断的追加，烘焙原料、杯盘碗碟，再拍一张照片，布朗尼装盘摆在雪纺窗帘底下的米兰昆德拉边上，或者带着甜甜圈与朋友下午茶，美好生活似乎触手可及？

有其他人，那就陷入了循环论证，背后深层次的心理原因还是不清楚。

人有三大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即能力、自主和归属。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人的社会性，寻求归属感是一个人存在的根本需要。但是归属感的满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建立人际关系，向他人靠拢，在群中就表现为积极地回应他人。另一种是避免被他人拒绝和冷落，就算关系没有变得更好，但是也没有变得更差。正如曾经在网上传行的那句话，冷漠，并不是无情，而是一种避免伤害的工具。

被他人排斥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在群里面，为了不被他人排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讲话。一旦讲话，就可能被他人视而不见，既伤害自尊，又对归属感造成冲击。

这个世界，存在一些神奇的数字。比如3，今天我主要讲三点：第一，bla bla bla 在这里面，我主要强调三点：bla bla bla 我主要谈三个方面：bla bla bla

比如，心理学中的7±2，指我们工作记忆的容量通常是5~9个单位，如果超出了，我们就很难

记住了，或者把几个单位组合成一个单位。像手机号码，13551915305，我们一般分成三个部分，135,5191,5305，这样就比较容易记住了。

对于日常的聊天，我们能够同时和多少人聊呢？大体来讲，就是4个。有人说，我QQ可以开N多窗口，同时聊不止4个。但本文讨论的是相互地面面交谈，4个人坐在一起谈。为什么是4个呢？这是人有限的信息加工能力和读心能力决定的。

举个例子，4个人（A、B、C、D）一起聊天，每个人（假如对于A来说）至少需要处理以下几个层面的信息：

第一个层面，其他每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如B说的是什么意思？C说的是什么意思？D说的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层面，两者相互之间的心理是怎样的？如B对于C的看法和意见是什么？以此类推。

第三个层面，三者相互之间的心理是怎样的？如B觉得C对D的看法是什么？以此类推。

可以看出，如果人越来越多，每个人需要揣测其他人的心理和大家相互之间的心理就越来越困难。我们一般在两三个人的聊天中比较游刃有余，知道如何根据聊天的氛围调整自己的发言。但当聊



10月15日，武汉大学首届校友集体婚礼在该校文理学部九一二操场举行，校内有名的科研伉俪在武大校园内相识、相知并且相伴走过了几十载风雨的老学者，去年刚刚庆祝完50周年的金婚。

张俐娜院士和杜予民教授现场为新人们送上了祝福。这对视觉中国供图

建筑男神青山周平：独居青年住进盒子

陈婧

未来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11月12日，在日本驻华使馆举办的一场对话活动中，日本建筑设计师青山周平用流利的中文提出了这个问题。

住在盒子里，或许会是一种可能。他自问自答。

现年36岁的青山周平毕业于东京大学建筑系，已旅居中国10年的他，目前正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作为新锐建筑设计师，外形俊朗的青山周平，近年因一档旧屋改造电视节目中，成功地将几户奇葩旧屋改造得实用、美观又设计感十足，从而荣获大量粉丝，被称为男神建筑设计师。

每做一个项目，青山周平都会融入他对于空间设计探索的一些新思考。比如，他最近思考的是都市青年的居住问题。

在大城市里，买一套两室一厅或是三室一厅需要花上几百万元，背上几十年的贷款，他想，居住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件更轻松的事情。

青山周平观察到，现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人生活。将来，也是越来越多的人一个人生活。

都市独居青年有着不同于以家庭为单位居住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衣食住行渐渐外包给了手机里的App。他们习惯共享汽车、自行车，甚至，如青山周平最新了解到的，他们还可以共享衣橱。这意味着，独居青年的家中，可以渐渐地不需要厨房、不需要大衣柜。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需要跟原来的二室一厅、三室一厅这样以家庭为基础的住宅不同的一种住宅。青山周平说，共享生活模式是一种未来的生活方式。

将这种未来生活方式落实到居住设计上，青山周平提出了400盒子的城市社区设想。

每个人的生活空间由一个个盒子组成。用于睡觉的盒子很小，也具有私密性。卫生间、衣柜、书架这些功能区域也被做成一个个盒子，摆放在私密空间外的公共空间里，盒子下面有轮子，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调整位置。

400个这样的居住单位组成一个城市社区。需要的时候，盒子挪腾一下地方，可以空出一条跑道来举行马拉松比赛，也可以空出一块区域举行演出活动。

如果可以改变生活理念，我们的房子可以越来越小，但生活会越来越大。青山周平说。

虽然400盒子的城市社区的设想目前还只停留在模型上，但青山周平已经开始将他对于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思考，呈现在一些已经落地的项目上。

他将北京国子监附近胡同里的一家线下家具店设计成了胡同里的家。

店里有院子、有客厅、有沙发和床，甚至收银台都隐藏在真正的有电磁炉和水槽的厨房里。

青山周平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实体商业空间已经很大程度上不需要承担贩售和库存功能。于是，体验显得更为重要。

抓住了家这个概念，再一次得益于青山周平对于都市独居青年心态的精准揣摩。

现在都市里的年轻人越来越缺少家的概念。很多人在家乡没有了家的感觉，在大城市也没有家。所以，现在城市里面的公共空间，我认为越来越需要变成家的感觉。

于是，变得像家一样的家具店，成功地吸引了顾客，使顾客在里面逗留了比原先更长的时间。

同样基于互联网时代实体商业空间的功能变化，青山周平最近的另一个试验是设计了一家没有书柜的书店。

同样的书，这就可能有共同话题。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可以旋转椅子，开始面对面地聊天，一旁的其他人，也可以随时将椅子转过来自来参与进来。青山周平设想了一个场景。

为什么要把椅子固定下来？青山周平解释说，朋友间开始聊天的时候，距离是很重要的。椅子固定住，可以保持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如果距离太近，其他人可能不好意思打扰他们，也不会想要加入进来。

这些位置固定却能360度旋转的椅子，代表青山周平对现代都市人性格的一种理解。一方面想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渴望和别人交流。所以这种椅子是都市年轻人的生活表达。

当越来越多的都市独居青年习惯用书店、咖啡厅、餐厅等公共空间来替代传统居所中的书房、工作室、会客室、厨房后，青山周平说，作为建筑师，他希望在设计城市中的公共空间时，可以让这些作品变成家的延伸和生活的一部分。



青山周平

李察

不给看的朋友圈

觉察到刚刚发出的朋友圈忘记设置阅读权限分组那一刻，我几乎心脏病发，在这个阳光和煦的午后，差点猝死在这间明亮、温暖、隔着照片都能闻到香气的咖啡馆。

当然，就算心脏快要停跳，我也没忘了按下那条删除的标志。一同删掉的还有一位已离职前同事的留言：今天不用上班？

一分钟！就一分钟！她就看到了！她不用上班吗？！

我该如何相告，只是最近太累，找了个借口请了天假，放自己休息一下？还是该坐视不理，假装这一分钟只是虚幻，我的照片、她的评论，一切都没发生过？

当然，与这相比，我更关心的是，她会不会和别人提及这魔幻一分钟，以及，在那个被我设置为同事不给看的朋友圈标签群组里，还有谁看到了这张照片？

刚开始玩朋友圈的时候，我并没有设置什么分组标签。那时候只是兴致勃勃地留下自己的朋友圈这一刻：春日赏花、冬日踏雪、夫妻出游、挚友欢聚，还有品的茶，做的菜，读的书，见的人，以及那些微不足道的烦恼、小确幸。有时候，志同道合的朋友留言评论，你一言我一语，插科打诨，又碰撞出几个思想的小火花。我甚至还找了专门店，一键打印，把朋友圈内容做成微信书，每每翻看都会想起曾经的瞬间，那在时光里虚了的记忆似乎也随随之清晰起来。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刻的沉醉与感慨变成了下一刻的不自在、甚至心惊肉跳呢？是热衷加班的领导颌首微笑，小日子过得不错呀，那一刻吗？是初次见面的工作关系热情寒暄，经常学习你朋友圈的那一时刻吗？是并不熟悉的男同事留言评论，腿真长的那一时刻吗？是久不联络的女同学发来私信，出国玩了？帮带点东西，那一刻吗？

还是发现不管何时何地发什么，都会被好奇追问，今天不用上班，那一刻呢？

明明是自己发的东西，也不好怪别人窥探打探，但就为了安全和安宁，牺牲自己留念和分享的自由，又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直到有了不给看功能，设置了不给看分组，朋友圈这一刻的宁静与美好才终于定格了下来。

不同于屏蔽功能留下的冷冰冰一条直线，不给看权限设置让我可以选择与不同的人共享不同侧面的生活，既不扰人，也不被扰。周末出游来个自拍，同事不给看，不用听，我还在加班的无关闲话，难得按时下班和闺蜜聚会留念，客户不给看，不用面对，方案明天就要的无情提醒；报复社会深夜发吃，七大姑八大姨不给看，不用回应，吃这么多是不是怀孕了，无端猜测（和羞辱）；和老公玩户外秀恩爱，亲爹亲妈不给看，不用安抚，万一出危险怎么办，的无谓担心。我总算可以摆脱疑虑、猜测、担忧与烦扰，为自己留下这些自由美好的记忆。

只是绝对不能犯手抖的低级错误，一时开心忘设，不给看，就把这一刻发了出去。更要谨慎衡量五花八门的，不给看标签下那纵横的人际关系，毕竟，很多时候，要是组里组外的两个人居然就认识，不知怎么还就谈起了你，这时，也千万不要露出尴尬的微笑，而要自然而然地转移话题。

你看，所谓的自由，其实也并不轻松。但我依然偷偷地发着分组朋友圈，也渐渐领悟，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借着分组功能在朋友圈里自由生活。别人那一片空白或是不停秀工作、秀加班的朋友圈背后，同样也可能另藏着他一长串的不给看标签群组，别有一番繁华景色。我自己又何尝不在那些名单上呢？

朋友圈不过是交错的社会体系的缩影，有了不给看分组，我们才有了选择权，可以把网络社交分出不同次元，自由切换，自由记录，自由交流，自由地过不被打扰的生活。也正因此，我们才得以从社交媒体带来的超量社交中抽身而退，慢慢退回现实生活，再在人际网络中谨慎探索。

我大概还会躲在不给看分组背后继续记录生活。只是会提醒自己记得，下次在点击发送之前，要如西子捧心般安抚好脆弱的小心脏，认真检查确认做好分组，然后，再留下每一个宝贵的朋友圈这一刻。